

古典音乐的 巨匠时代

1685-1897
the classical
music era

田艺苗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

1685-1897
the classical
music era

田
芝
苗
／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：1685～1897 / 田艺苗著. --
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4.1
ISBN 978-7-201-08448-0

I. ①古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古典音乐—音乐史—世界—1685～1897—通俗读物 IV. ①J609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0864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）

邮购部电话：（022）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700×1000毫米 16 开本 17.25印张 2插页

字数：200千字

定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田艺苗

音乐作家

作曲技术理论博士

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

她的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沙龙在文艺青年中具有广泛影响

作品：

《温柔的战曲》

《时间与静默的歌》

《靠谱》

《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》

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

责任编辑 | 任洁 特约编辑 | 于桐 黄钟 封面设计 | 余雷
后期制作 | 顾利军 责任印制 | 梁拥军 营销策划 | 李茜倩 倪晓瑾
出品 | 果麦文化 出品人 | 路金波

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uomai.cc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gmguomai>

果麦官方淘宝店: <http://gmwh.taobao.com>



目 录

自序：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 / 001
巴赫的佛音 / 005
莫扎特的音乐生活 / 037
贝多芬：平凡的乐圣 / 085
普契尼的珠宝 / 129
你喜欢舒曼，还是勃拉姆斯？ / 143
年末的李斯特大戏 / 173
在俄罗斯醒来 / 199
温柔的战曲 / 213
酒馆中的萨蒂 / 225
雾中的勃拉姆斯 / 233
后记 / 261

自序 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

田艺苗

现在想起来，在音乐学院读书的那几年，只剩下忙忙碌碌的5月。考学、中期考核、准备毕业作品、准备答辩，最抓狂的功课都被安排在5月。就这样，10年最好的时光和最好的时光中的最好的天气，都留给了琴房和图书馆自习室里右手边靠窗的位子。这件事像失败的初恋一样叫我耿耿于怀。以至于毕业之后，我决定把下半生时间都用来过青春叛逆期，再不想循规蹈矩。

那时候我学的是作曲技术理论。白天上课、读总谱、读各种论著，晚上7点赶去听音乐会。

有时候，傍晚站在17楼琴房的窗口，听坎切利或阿沃·帕特；有时候，深夜躺在地板上，听坂本龙一。那通常是一天中有点实质性内容的时刻。音乐似乎可以改变些什么。它将你抛出了时空隧道。在那个纯洁时分，天空与海洋尚未成形，混沌之梦的预感多么迷人。一切可能，一切重生。那些艰深的所谓作曲技术理论，高级复调、远关系转调，又能说明什么？它们与音乐本身无关。作为一个搞理论出身的写作者，我总是想把音乐家的想法解释清楚。到后来发现，音乐中最美妙的部分，正是那些不可言传的灵感的火焰。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莫扎特从不谈论他的音乐。

毕业之后，我不想再搞理论，只想听音乐。听到喜欢的，就写几句，后来给一些音乐杂志和文艺杂志拿去作唱片推荐。这通常是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工作。我知道，站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，你心里的音乐才会纯粹鲜活；我也知道，文字无法成为音乐的介质，我只能写下零星感受，送给那些在黄昏和深夜里与我一起聆听的人。后来这些文字被结集出版。去签售，有读者建议，光有文字没有音乐叫我们如何领略音乐的妙处？不如你来一边播音乐一边开讲座吧。我觉得那也不错，独乐乐又众乐乐，于是一边卖书一边开起了讲座。我给讲座起了个文艺的标题，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。

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听古典音乐，穿什么并不要紧。你可以穿T恤、穿牛仔、穿西装、穿睡袍……反正不穿T恤也可以听古典音乐。当你看到这个标题，应该大致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古典音乐不是老古董，不是装饰品，也不是奢侈品，它没有那么高不可攀，也无需附庸风雅。它不是世上最装逼的音乐。艺术本身就是为了质疑一切规则与繁文缛节而生。

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，初听起来挺酷挺新鲜的，像一句口号。口号喊多了叫人怀疑，它好像成了另一种装——“以不装的形式装”。为此我经常自我检讨。记得有个女性杂志曾发我一问卷，问：“与上一辈相比，70、80后的女性有何不同？”我答：“我们这一代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，知性优雅、举重若轻，但也缺乏感染力和爽辣的生命力。”后来我想，我想出来这么个轻快的艺术活动，或许也算是时代面貌之一种。我等无力，却也清醒，质疑一切狂热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使命，只求活得轻盈而真实。

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。记得那些个忙碌的5月，我白天赶功课，晚上赶去听一年一度的“上海之春”音乐节。下课了来不及换衣服，常常一身破烂T恤，在演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冲进巴洛克式音乐厅，对邻座小姐投来的白眼傲娇微笑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回头看见我的师兄师弟们正穿着数十年金不换的黑色T恤，围在门口吸烟讨论。大概只有搞音乐的，才敢标榜自己无需附庸风雅，听音乐会不过是工作。

十年前的很多轻狂行为，现在想来时常羞愧。人过了青春期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时候，才懂得礼仪。所以现在，有时间我都是盛装去听音乐会。视线越过自拍嬉笑的年轻人，凝望形容端庄的老去的人们，一边猜想会有什么样的记忆、故事和坚持深藏在他们的沉默里。

当你在浩瀚文献中彷徨，步入漫长历史，走进一段又一段音乐家们为理想战斗的艰辛人生，此时聆听古老的音乐，确实是轻松不起来。我身穿时尚T恤，讲课时总有点儿放不开，回答台下家长们问起孩子今年应该考几级、不肯练琴怎么办的时候，偶尔会走神。我想起父亲求学的年代，想起自己20年的音乐道路，我的理想丢失在哪里？我是不是应该干点儿更有价值的事？但更有价值的事是什么呢？

我想，在这十年中，我是更了解古典音乐了。记得刚来作曲系那会儿，大家都急着想了解当代音乐，想知道活着的贝多芬应该干点儿什么？我们如饥似渴啃外文文献，听遍了能找到的所有打口CD，我甚至还写了一本至今也卖不出去的书，《时间与静默的歌——20世纪西方现代作曲家的孤独吟唱》。在光怪陆离浑水摸鱼的现当代音乐中，我们最后发现，经得起推敲的创新最终都是根源自传统。勋伯格的序列主义是20世纪的一面颠覆传统的旗帜，究其本质，是推翻传统和声原理之后，借力文艺复兴与巴

洛克时代的古老技法；以一曲《春之祭》惊世骇俗的斯特拉文斯基，在写作岁月中一步一步回溯过去，回到古典时期、回到巴洛克、回到巴赫、巴赫之前……我们跟随大师足迹，一点一点补课，补那时为了追新音乐节而翘掉的音乐史课程。从现代回归传统，从传统再次领会当代。学习古典音乐，不正是最有价值的事么？

古典音乐是什么？它不是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，也不是维也纳、大牌指挥家、DG黄标唱片、欧洲百年乐团、晚礼服、名流晚宴。我想它是一份高贵而谦卑的技艺，质地精良、精工细作，极讲究，经日积月累与反复融合改进，逐渐沉淀出一系列至臻完美的规范；它是一份秉持贵族精神的情感，低调清雅，清高随意，不懈追求美、自由与真理，剔除一切非音乐的僵化教条，不肯溶于浮华时代；它是原始的语言，情感的艺术，它有真实的人性，不曾被苦难或荒诞的命运磨去棱角与血性。当我过了青春年华，终于了解音乐之于我人生的意义，它变得越来越神圣，也越来越平凡。十年之后，我低头看看自己，仍旧是穿了T恤在听古典音乐，我再次确认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生活。

写作叫人清醒。做了十年寒窗苦读的书呆子之后，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，这一份轻装上阵，不正是我所求的？

巴赫的佛音



巴赫 *J. S. Bach* (1685–1750)

南方的巴赫

我总是梦见南方的老家。雨季之后，路上绿意浓浓。白墙乌瓦上布满了暗淡的水渍与青苔留下的斑痕。院子早已荒废，书房里却好像有人刚刚走开。我看见小时候的我，穿波点连身裙，一副伶俐的倔样子，抬着脑袋直直地看生人。

我走到书桌前坐下，心想在这里终于可以安心写我的对位法论文了。

女孩有一搭没一搭地练习钢琴，巴赫的《十二平均律》，第二首赋格。我暗笑，我小时候弹得好臭啊，完全心不在焉。女孩忽然停下，扭头看着门口，一只华丽的虎皮猫正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长尾巴高悬，好像刚从屋檐上飞下。

没有什么比机械的对位曲更能配合这个复古的梦境了。南方的盛夏，树影，蝉鸣，一支专注于音阶自身运动的钢琴曲，让寂静的下午更加寂静。

梦醒后，听着远处高架桥上车流轰鸣，想起自己多年来荒废的学业。小时候没心没肺地弹巴赫，长大后心不在焉地选择了巴赫的对位法做专业，现在想来都是潦草度日。即使如今，我仍是兴趣杂乱，无法安下心来研读巴赫。只是在梦里倒是非常清醒，这是我的起点与归宿。

我在电脑的文档里一个一个敲字：巴赫的键盘曲，按照他一生少得可怜的行踪，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：

早期（1703—1708），巴赫在阿恩斯塔特担任管风琴师。这个城市位

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山麓,他在那里写了《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》。这首乐曲饱满有力,常被误认作他的晚期作品,其实来自他青年时代的才华大爆发。

中期(1708—1716),巴赫在德国魏玛宫廷担任管风琴师。此时他的职位较低,但已是远近闻名的管风琴师了,业务水平日益精进。曾受邀到德累斯顿参加管风琴比赛,那个法国人听了他那摧枯拉朽的即兴演奏,偷偷溜走了,巴赫不战而胜。

盛期(1717—1722),巴赫跳槽到科滕担任宫廷乐长。科滕是德国外省小城,那里的领主利奥波德亲王是一位业余音乐家,对一切时髦的艺术跃跃欲试,那个五年巴赫过得很愉快,大部分键盘名曲都是在此时期完成。比如《十二平均律曲集》、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、《二部创意曲》、《三部创意曲》、《法国组曲》、《英国组曲》,一直到《赋格的艺术》。

晚期(1723—1750),丧妻之后的巴赫来到莱比锡担任教会乐长。在那里他的工作主要是为教会作曲和培训合唱团,因而此时期的作品以合唱曲为主,如近300首康塔塔、《b小调弥撒》、《马太受难曲》和《约翰受难曲》。他利用业余时间修订了早年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,更作有炉火纯青的晚期代表作——室内乐《赋格的艺术》,包含15首赋格和4首卡农。巴赫因用眼过度,此时患白内障而失明,但他仍以口授的方式作曲。据说在某一首三重赋格的第239小节,他永远地画下了休止符,告别了音乐和人世。他写到最后一刻。

音乐史总是将巴赫的作品按照工作地点来划分,这样分类非常合理。在当时,作曲是一门手艺活,基本上巴赫的领导喜欢听什么,他就写什么。他的乐曲很齐整地按不同单位不同领导分类。但巴赫天生是好学者,

自我要求极高，决不为混口饭吃就满足，他喜欢整理修订，没事就爱翻出以往的乐谱修修补补，乐曲定稿的时间跨度总是很长。像《英国组曲》，从魏玛开始写，到科滕修订完毕。《法国组曲》稍晚，从科滕开始写，到莱比锡完成。按时间顺序来考察这些音乐中的创作演变与心得收获甚少。

按乐曲的体裁来看，或许他的艺术追求会更明晰。

练习曲

我记得小时候学弹巴赫的《创意曲》，完全摸不着门道，找不到旋律和分句，一曲弹到头已相当惊险。后来爸爸领我到一位老太太家中学钢琴，她命我从头重弹《创意曲》。每次回琴，心惊胆战，一边唱谱一边在心里祷告，可千万别熄火啊，一熄火我可就开动不起来了。巴赫的复调曲左右手细密衔接，背谱难度极高，在小孩子听来简直就像开火车，咔嚓咔嚓，哐当哐当，我想不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听。几节课下来，老太太伴着我哼哼唱唱，我开始找到一点巴洛克的喜感。

这些《创意曲》，都是巴赫写给他的孩子们的键盘练习曲。在巴赫35岁的时候，他的前妻去世，给他留下7个孩子。第二年他娶了年轻的安娜。孩子一年一年陆续添加，后来巴赫一共生了20个孩子（有9个长大成人），在当时足够组成一支巴赫管弦乐团了。可以想象，巴赫家就像一个小型幼儿园。超级奶爸困在孩子堆里，一只手托在桌边作曲，一只手抱着膝头的小婴儿；一边灌奶瓶换尿布，一边构思弥撒曲。怪不得巴赫的音乐总是热热闹闹的，原来他的精密宏伟的篇章是在孩子的哭闹声中写出来的。

巴赫家的小孩全都学弹琴，下课了一起排合唱，家里天天欢乐多。巴

赫的创意曲主要练习孩子们独立的手指头。每个手指都要听从脑袋与耳朵的号召，有时候小指唱歌，而大拇指要大声痛哭；有时候食指和中指开火车，别的手指稍息。一只手有好多使命。巴赫不仅作曲养活了所有孩子，还教会了安娜和孩子们弹管风琴。这些孩子中，有后来大名鼎鼎的“汉堡巴赫”卡尔·菲利普·埃曼努埃尔·巴赫（C.P.E.Bach）和“伦敦巴赫”约翰·克里斯蒂安·巴赫（J.C.Bach），他们成为古典乐派的开路先锋，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日后的大师海顿与莫扎特。他们在世时可比老爸风光多了。

古典乐迷们会发现，《创意曲》这个标题只有巴赫用过。“创意曲”（Invention），顾名思义是指写法比较有创意的、自由的乐曲。其实巴赫的创意曲跟赋格曲类似，有鲜明的主题，有主题在不同声部与调性的再现，主题的调性布局也类似赋格曲。几乎可以将这些乐曲看作大师的作曲练习。巴赫总是从细节做起，无论小创意曲还是结构庞杂的大赋格曲，都很精练、准确，每个音都为张力组织，都是伟大机器中的钻石螺丝钉，没有一个音多余。这些教学音乐，如今都被排上了音乐会曲目，像古尔德、莱翁哈特等著名演奏家都录制过创意曲专辑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常用的车尔尼练习曲却不能搬上舞台，个中差异，主要在于巴赫的练习曲在织体中植入隐伏旋律，层次丰富，耐人寻味，不像车尔尼的练习曲只是练手曲。

安娜温柔美丽，她比巴赫小15岁，是一位宫廷小号手的女儿，曾是一位颇有前途的歌手。据说她很早就见过巴赫。安娜嫁给巴赫之后就退出了歌坛，安心在家操持家务，十几个孩子和巴赫的学生们已足够她操心了。此时科滕的领主利奥波德结婚了，巴赫觉得新娘“蔑视他的艺术”，在此已得不到重用，前妻的去世也让他想离开伤心地。于是他应聘去了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担任教会乐长，他急需那里付给他一年100塔勒的薪水养活孩

子，况且莱比锡有欧洲著名的大学，方便孩子们以后受教育。他带着安娜和孩子们，还有他那点可怜的家当，全家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冷清的外省小城莱比锡。为了给年轻的安娜解闷，巴赫教她弹管风琴，给她写轻快俏丽的小键盘曲集。他曾赠予安娜两个音乐笔记本，里面都是为她而作的音乐。一个作于1722年，他们结婚之后的第一年。一只破旧褪色的浅绿色笔记本，内页边角装饰着棕色皮革，看得出曾经精美华贵，如今只遗留下三分之一的谱页，都是片段的小乐思，有后来的《法国组曲》、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的主题、巴赫清唱剧中的咏叹调和练习小曲。1725年，在安娜生日的时候，巴赫再次送了她一个音乐笔记本。这本有39首曲子，有巴赫的曲子，还有巴赫家族其他作曲家的曲子。我们后来说的《安娜笔记本》，主要是指后一本，后来还给编了号（BWV Anh.），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人见人爱的《G大调小步舞曲》。

闲时，安娜坐在八角窗边的古钢琴边上练习，孩子们围坐在地上聆听玩乐。她穿束腰裙，弹琴时摇晃着半袖的蕾丝袖口，格外温柔。一年一年过去，孩子们一个一个到来，巴赫的新作一首接一首公演，日子过得忙碌充实。安娜是音乐史上最慈爱的母亲，最贤惠的妻子，她还是巴赫最满意的抄谱员。抄谱并不是把作曲家的草稿抄成美术体就完事，那是很累人的活，需要把乐队总谱抄成数十份分谱，让每一位演奏者的谱架上各有一份。当年没有复印机，没有电脑分谱，全靠人手抄写。安娜抄写的乐谱字体非常工整漂亮，她为巴赫抄了20年乐谱，以致后来两人连音符字体、握笔姿势和削鹅毛笔的方式都完全雷同。这些后来收藏在博物馆的手抄乐谱和温暖的音乐，也默默纪念着一份相濡以沫的感情。

“如你以心相许，不妨秘而不宣；我俩灵犀相通，谁能猜出端详。”在巴赫的《安娜笔记本》中，有这样一首美丽的歌。在巴赫的传记里，他